





家專科兒痘痧洲麗徐

口汪精衛憂急如焚

以通靈之術見出於呼嘯之精微文，近日因京中事變，應付如  
錦上之花蝶，坐臥不安。在中原除名籍職文，昨因國庫不支，密商總計游  
法外，復派其心腹甘仲鳴等來滬，挽救陳銘樞孔祥熙西歸去，其商茂拉  
之策，一面致電蔣委員長，請速返京，主持大局，副長史愛忠亦如賀  
知日軍進攻熱河，民氣激昂，即舉某個通敵局副長而抵抗之久矣。於是  
是暗中放出消息，謂中央對於鄂軍事，決把決心以戰和空氣，然結  
果則江氏對日事件始終無辦法，而北平張學良亦始終未出一兵，幸  
馮玉麟向熱河人周旋，使形勢緩和，但日人早已抱以略平津決心，目下  
尚未許樂觀，不知汪精衛將有何端緒妙計，以禦暴也。

大晚報之深夜女特客

押在牢已久。自牛氏被關之疑，輾轉上海和昌法號董事。但此其妻挾於吏吏引起中外人士之注意，對於牛氏處理問題頗同牛氏意見。而為之說法援助者有之，然亦對牽連、牽連者亦有之，牛氏夫婿，卒因得蔡元培來函勸告佛手援助，於晚間是日深夜時分，有一女子，叩紅之辦公室，該紅職員答以大晚，報職員俱已離職，此處為臨時，女手不悉該紅亦為博得消息之機動，故即退出，迨至二樓，仍返留於大陸。

登南蘇牧之場小風渡

既南東兩著名大學，學生不下數百之人，且有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之概，蘇州之分校設於盤門，是地本爲學校之林，加以暨南，於是弦誦之聲，更足發聵而震聵，自一八九八之役，學校遭劫，暨南之總校，損失頗巨，舉朝當局，遂有將該校之大學中學部遷赴粵東之說，而分校亦擬併遷於粵，粵籍學生聞之大喜，一致贊同，蓋在故鄉得爲近水樓台

粵軍在贛之損失

陳濟棠來粵軍中，實數月，反有共匪侵入粵北日突圍，致死傷傷甚衆。以上之衆，被殺僅得身免逃上。

陳濟棠利。遂敗敗莊軍於西北，近如敗陳濟棠於廣東及瓊州，是其即著者。

惟陳軍未出而對外，不計其力量之程度如何，詎此決陳軍之役如何，詎

斗蘭保釋後及響音

此次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保釋牛蘭夫婦一案，以人道為理由，而抹煞其國危害我國之隱患，南京中國日報，世所謂中國輿論黨之宣傳機關也。其詳論宋等保釋牛蘭一案，再至再三，其結論云：「近日第三，牛蘭富有存款，傳聞牛蘭富有要人，不情似侯風塵為論南來一句，而不假其為之釐數巨金，故學者司法之尊嚴，不知伊於保釋運動之成功也。

有甲乙兩派之分，甲派附從逆勢，乙派力主留駐不動，各極極端，日前開會，甲乙兩派，小起風波，無激者，見至用武，乙派生事，竟被甲派毆傷。

○更正 上期本報有署名萬年投來一稿，照材料仇貨買，頗多傳聞，失實之處，特向社道道歉。

黔省之兩廳長問題

之舉，雖經各方斡旋，王氏始派一代  
客有自梁溪來者，謂從溪近日以來，  
氣候未晴，熱度竟達一百十有五度，  
從來所未有，且時疫盛行，犧牲於  
防疫中者不知凡幾，以致各處肆掠，  
生計頗覺大有不便之處。最近  
市公訟局員黃祖家來函云：「

政或殊不滿意，加以左右之私謀民  
政者現在黔省之美缺，（因黔省正急  
謀穩健性巨金，以謀將來之便利，王  
氏一覽而醒，遂有反對新委入黔之  
事。」）

以實力逼走毛光翔，選及取替者王席  
而代之，自復保薦者委得黔廳長，  
距京表貶之人選，大與保薦者不同。

使而已，歡迎新廳委一事，絕不表示  
，故何緝五以阻而難辦，乃有辭去長  
廳長之消息云。

○時疫盛行○

○使而已，歡迎新廳委一事，絕不表示  
，故何緝五以阻而難辦，乃有辭去長  
廳長之消息云。

疫而暴卒，一般素心之士，雖有衛生一我佩官紳不畏

昨有請定人來滬，談及該縣縣長潘忠甲想發橫財事，其略：緣有律師查某者，謂得吳縣某乙之報告，嘉定在日乃古岳明時期，日人曾在東門外塚家橋，埋有現金十餘萬員，車轍者在十月初八日往告該縣長，潘忠甲自坐轎城，聞此意外消息，驚喜欲狂，於即日召集各機關，舉行緊急會議，商量開掘方法，議畢，即率同警察隊一排公役，二十餘人，及各機關領袖，馳往塚家橋發掘，但數十員人入東掘西挖，入地有七尺之深，毫無跡象，乃囑然回過，蓋縣長求財心切，乃鬧成此等笑話，殊可憫也。

烟台啤酒  
贈紀念杯十萬只

每打一只 每箱四只  
贈完截止 奉準為限  
各經售處 均有代贈  
原裝相現買 不取送力

烟合啤酒品勝舶來夏令飲之有益衛生

上海義成公司總經理 同平路八七一八九號  
電話三一四四三

退齋廬著書譚

插其詞語。不惜重刊白描。而以設色爲工。即以白描言之。亦非絕對不用詞藻也。貴能去詞藻之藩而在其底。是詞藻之貌而掩其質。使讀者心領神會。而不覺其有詞藻之迹矣。且文言之詞藻。類乎小說。而小說所用之詞藻。類乎古文。文言之詞藻。類乎詞曲。搜羅美備。探賈取物。按類以米。舉凡詞家校用之詞藻。稍加剪裁。則不然而於小說。白話小說則不然。所謂詞藻者。平淺通俗。亦以白話見長。而平落文字小說之空白。近世白話小說往往於小說之中。插入以色彩。便可渲染其篇幅。而不種低法。種種手稿。種種

少年實錄。新正張之娘。不謂同儕中有此已敗類之李姓者。有友人已死其妻。於是暗指招接入局。魚龍混雜。而牌九更所不貨。後幸被人在此公周四。因他家破人在此其公解告。余始獲知。其之實受其欺。亦遂決。彼惡人欲力圖。所騙還洋五百元。發事。余以寒暑中。正需。揭括。因結。而令其陳寶貴九之。種。余親見其狀。不

及敗。錄入書。以爲世之嗜者告。成。容易。彼時盡。搜。華。成。皆在。初。每。一。外。不。二。出。初。已。笑。以。此。無。之。致。黃。君。芳。是。

金鋼鑽小說集

退醒庵著書譚  
說部卮言

說部危言

言與白話，其分邊絕，有若鴻溝。白話小說中不當雜以文言，猶之文言小說中不當雜以白話。文言小說而雜以白話，明明以文言上之弱點告人，若曰：吾寫文言至此，而文言之弱點，不得不藏於白話也。白話小說而雜以文言，亦明明以白話上之弱點示人，若曰：吾寫白話至此，而白話之弱點，不得不借助於文言也。不知文言白話兩不相假，各有獨立之性質，自來極意經濟之小說家，對於文言白話之濫雜，辨別至嚴。純粹之文言，必不雜入白話，純粹之白話，亦必不雜入文言，惟附載之詩文作品，是在例外耳。至於信公、玄女廟文、天竺寺、（公孫綽回家）、（李達回家接木

逃暑初紀  
(一)  
(金瓶)

爾日炎熱毒人，海上十丈軟紅塵，  
熱不可耐，濟公謀謀焉，酒倡爲  
山遊，從而和者，余與萬里其有爲  
芬四人，期以和者之十九日成行，先之  
武林，作四五日留，以蕙海還灝社，  
畧，時由滬移松，公其不，受謝  
許，常親隨遊，擊鼓一，因不得  
去之前，以午後五時集還灝社，  
芬忽以事回，不行，行公擊其夫  
賢一僕，同行者凡六人，公六照  
執北站，車中乘客甚衆，輾轉久之  
始得座，坐定，車輒動矣，萬里於  
車中俯視同學謝士，忻然曰：『翁  
不寒疾，車行無速，適松，景色佳  
矣，』出升車外，衆者爭先，而  
遙，默爲奇歎，十一時半，抵松  
城隍往西湖飯店，賃三樓八二號室

醜陋底愛情

(五)愛神似在他眼前含笑點頭了。這句戲詞他耳裏去，好似飲了一杯冰結連。精神立時奮興了許多，陪着歌工走出公廨，到忠貞院去了。

影戲院散場後，他十分豪誠地自送她回家。獨自回到自己家裏，就寢後，腦筋裏兀涌着神祕的思潮，愛神似在他眼前，含笑點頭了。

(六)戀人即是上帝從此以後，可人和玉影過從漸漸地密切了。在他們果然以爲他們的前途，將有愛情的光明照臨了，但是，美姑得知後，她的心中逐漸地灰暗了。

她委實想不出一個適當的方法，能夠向玉影奪回她所心愛的表兄來，她只有一腔沒處訴說的悲恨，有時她要想哭，却又極力忍住，不敢使淚珠滾出眼眶來。

可恨。

**贈送梅**

(胡石予)

三載一回首江天別緒寒，感君夫婦  
意猶是昔年情。絕無風雲急。客棧（以上天一公司演員）

胡蝶字杜集琳。景琳。曼腔格  
蝴蝶花開飛欲款。  
玉人林下步珊珊。（胡蝶）魁斗格  
（以上天一公司演員）

# 黃熟梅子

黃 熱 梅 子

麼叫做水晶宮？”

孔方哈哈大笑着，伸出四個指頭來，“她就是五月渡瀛洲，月中宮裏入之堂，我初次問津，如鰲一葉扁舟，遨遊水晶宮，前無邊際，所以大膽打趣我。”

我也哈哈大笑着。

“這話是點，聽說到過水晶宮，晦氣甚重。有這句話嗎？”

“我當然”時，不過我想一無所知。近兩天你不是很有意思嗎？”

“也沒有什麼得意。”

“哈哈，你真肯罷。最上的事情快來了。不要他們呢？”

“什麼？並阿斯去了。”

“不要很有活動的意思啊。”

“不錯，月下老人，給我們倆訂婚。”

我們在馬路旁緊緊握着手。

電訊局一坐人

已見安穩。以錢世問題發生惡感以來，而爲水化，而此次起彼仆，定方亦爲派，如前次政改組，提委李純一等八長吏政司移，吏政人員一律爲建委方面人物，異己者深一排斥，致吏政界突生反響，終以不能遂，寂然無聲矣。迫吏政陳略辭職，黃紹雄繼任，李以與安陳平本略有芥蒂，遂授意王三林身圖政司局長王崇植，發表反對馬凱公司合同，初王三崇植與顧訂時，李既同意通過，王且於條文上，加以損益，迫吏政，忽前不認參與其事，交部於此，當吏政前也政司長鍾錫更迭李氏，對王已決更調，以資格及經驗而論，前局長陸榮廷當可選，然日來傳有陸陳甫者，亦方逃匿，陸陳甫且於前一度主該局，訪各各科長，請以黃氏重長命，堅辭不獲，不得已勉力以副重任，如各位能予以幫忙，則請照常幫忙，各科長當即表示辭職，陸亦無語，匆匆即去云。